

# 大地之诗

## ——南水北调采风速写

叶延滨

位，然后精心设计走向，让北调之水全程自流到达北京及华北地区。全程自流是顺其自然的理念，然而横亘在自流方向上的河流、山脉、城市、铁路及各种道路，都需要完成“穿越”方可实现，因此，“穿越”成为这首史诗的诗眼，也是我们看到的当代工程奇迹。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穿越，就是让长江与黄河互相穿越的“穿黄工程”、漕河渡槽工程和焦作穿城工程。

南水北调采风团出了北京，一路向南。我是第二次参加南水北调采风，上一次是在春天，春天里的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处处都让我感到新鲜，回京后写了一篇以3万字的文章收入了何建明先生编写的《中国治水史诗》。这次是2012年的金秋时节，同行的一半是两次来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老朋友，加上团长施主编是个开明的头儿，一路上边看边聊甚为开心。上路出行的日子离诺奖发布消息还有两天，聊的一大主题是“莫言能否得诺奖”。邱华栋认为莫言得奖是早晚的事，甭着急。徐则臣神秘地接了个据说是欧洲来的长途，便报告道“百分之九十九”。莫言得到诺奖终于梦想成真，而邱华栋把大家协调来再走“南水北调”中线工程，让我们“穿越”文学与现实，细读另一篇文章，大地之诗——南水北调工程。

南水北调工程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标志性工程，将在中国大地上与万里长城、大运河一样，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史诗的辉煌篇章。中线工程总干渠沟通长江、淮河、黄河、海河四大流域，需穿过黄河干流及其他集流面积10平方公里以上河流219条，跨越铁路44处，需建跨总干渠的公路桥571座，此外还有节制闸、分水闸、退水建筑物和隧洞、暗渠等，总干渠上各类建筑物共936座，共同构筑起一座世纪丰碑。第一次采风我写了全面介绍中线工程的文章《一条流向北京的生命之河》。这次再游，边走边想，我想把这条输水工程称为“大地之诗”，有一个关键词：穿越。中线工程全长1000多公里，基本的思路是丹江口水库高筑坝，提高入水口水

站在黄河岸边，秋阳西斜，黄河滩上云雾朦胧，黄河水跃动霞光波影，一片安详和平的景象。黄河是中华民族的象征，河清或河殇，都引来庙堂的安危与百姓的苦乐。南水北调中线工程，调来的南水是从丹江口水库蓄集的汉江水，汉江是长江水系的重要一脉，要将其水调到华北地区，就要让长江水“穿越”黄河，汉水不犯黄河，让一泓清水继续北上。在穿黄工地，我们戴上安全帽，走向黄河桃花峪水库库区河岸一口巨大的竖井，在井口乘坐升降机，下到深入黄河河床底下的穿黄隧洞。引水总干渠在黄河流域规划穿过黄河，是总干渠上最关键的建筑物，采用了隧道倒虹形技术方案，避免了与黄河河势的矛盾。穿黄工程采用最新两盾构法施工，国内外都有成功经验可借鉴，结合两岸渠线布置，穿黄河隧洞工程全长约7.2千米，内径8.5米，设计输水能力500立方米/秒。整个穿黄工程有两条同样大小的隧道，一条工作，一条备用。我站在竖井口，向上望是朗朗秋日晴空，朝前看是两条火车都可以穿越的巨大隧洞。我想象着奔涌的汉江水在黄河底下湍湍向北流去，这是一幅何等吉祥的画面：水下立交，各行其道，穿越了千年的梦想，黄河与长江相聚又各奔前程，奔这个民族充满期望的前程。

穿黄工程是河床之下的立交，中线工程更多的跨越河流的穿越，是空中大渡槽的凌空飞越。其中已建成并且多次向北京输水的就是河北满城县境内的漕河大渡槽。我们看到的漕河渡槽横跨漕河和马连川河两条河流，由于多年干旱缺水，早已干涸，布满乱石的河床告诉我们这里曾经水流充沛，现在却成了横在中线工程北上道路上的壁垒。站在这里，山里刮过来的厉风，让人

都有点站不稳，风萧萧依旧，而河水变成沙石滩。沧海桑田，大自然变起脸来，有时比写在纸上的诗句更快啊。好在有一条巨龙般的渡槽飞架在两条河川之上，够得上“气贯长虹”了。漕河渡槽是南水北调中线漕河段工程中最为重要的部分，渡槽共41跨，总长1286.6米，设计流量每秒125立方米，最大流量每秒150立方米，每跨长度30米，无论是过水能力还是单跨长度均创造了全国之最，单跨长度仅次于30.8米跨度的印度葛麦力渡槽，为亚洲已建成的第二大渡槽工程（南水北调更大的渡槽尚在建设中）。巨槽飞架两山之间，凌空穿越两河之上，从高处看像双通行的高速公路，从远处看像架空的高速铁路。这真是一个创造奇迹的时代，诗人李白到此也要改诗句：“丹江之水天上来”。

黄河河床之下的穿越，是穿越历史；从河流之上凌空的穿越，是穿越梦想。而在焦作，中线工程总干渠对一个城市的穿越，是将一个神话变成现实的穿越。快到焦作的时候，同行的施主编说，这个城名一听就觉得干得发焦！我没有认真考证，也许是与这里曾是煤城有关，也许是因为这里缺水。中国的城市大多依水而建，渭南、淮北、洛阳、汤阴……一听就知道是傍水而居滋润秀丽的地方。焦作确实缺水，但那是“过去的日子”了，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将穿越焦作城区，成为焦作最有魅力的新景观新地标。站在城区热火朝天的搬迁工地，我们看到一条宽阔的通道正在形成，在这个通道两侧，地产商们的“水景高楼”已经迫不及待的挺腰伸脚地站成排。从工地的气氛和主人自豪而兴奋的解说，我们已经感受到“一条大河波浪宽”的焦作将会给这里的百姓带来全新的生活、更美的环境，当南水北调这个世纪工程从设计图纸“穿越”到老百姓的窗前，变成朝霞下的新风景象的时候，那风景就叫——国泰，也叫——民安！



## “我们要去伯利恒”

高红十

说此话是2012年11月21日晚8点，地点是以色列耶路撒冷石榴酒店某客房门口。发话者是一群（注意是一群哦）赴以色列旅游中国客人包括笔者，听话者是国内旅行社全陪导游。

导游洗完澡，没吃晚餐，脚穿拖鞋，表情错愕，感觉事态严重，问为什么？不都签字同意不去？停火，今天巴以停火了。我做不了主，导游说，得请示国内公司领导。那么好吧，请示吧，我们等。

以色列与中国6小时时差，也就是说，当下以国晚8点而中国后半夜2点，导游还是拨打了昂贵的国际漫游……

我们团是16日入境以色列的，并不知道以色列与巴勒斯坦在加沙地区发生又一次严重武装冲突。女地陪每天有战况报告，哪儿又落了炸弹，哪儿又死伤人；国内亲人短信频来：你们离打炮处不远吧？旅游公司临时取消了计划中的去巴方控制区伯利恒行程，替换两个耶路撒冷景点。没有亲身经历，没看境外媒体，总以为以色列安全形势之严峻被夸大。明天是我们以色列最后一天，安排去特拉维夫，也就是说，再不争取，伯利恒有可能去不了！伯利恒有圣诞大教堂，有据说是耶稣诞生的马槽子和最大圣物纪念品商店，是此行唯一的巴勒斯坦控制区，我们很想走进高墙看看。

如果没有晚餐时，一个台湾基督徒朝圣团员说他们今天平安出人，我们也就不会心动接着行动了。

台湾网友说，我们今天去了，没事的，很平安。详叙圣诞大教堂别处没有的种种细节，总之谁没去谁亏！

人是经不住诱惑的。何况伯利恒就

在跟前。此一行，报名参了3个团，总是临时有人撤团，未能成行。十几个小时飞机，世界最严格安检，九十九个头都磕了，就差这最后一拜——还是努力争取成行。

正好地陪在一旁用餐，我们让她听台湾团友的介绍。这位脸红脖子粗的老兄马改口，说有炮弹唉，不安全唉！女地陪面有得意离开。老兄察众人不快，又改口，炮弹不打中国人唉……一年轻女士愤怒道，您哪来哪去，该干嘛干嘛。老兄尴尬离去，祝我们顺利。

大多数团员在餐厅等候，也不催，一会儿喝杯饮料，一会吃只水果，呈悠闲状。导游地陪悠闲不起来了，商量形势，打电话请示各自公司老板，最后，好消息总在该来的最后——导游说，经请示国内旅行社领导，伯利恒还是有风险，不能去，公司免费送大家一个“大屠杀纪念馆”，大屠杀纪念馆原在自费项目中，每位30刀（美元）。由于种种原因未能成行，也是遗憾之一，现在白给，很开心（此处有掌声）。

第二天清早，风清云淡天蓝，我们去了离住处不远的大屠杀纪念馆，念叨着，到以色列哪能不来大屠杀纪念馆？该馆是以色列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我们来时，巧遇一国际军人参观团，眼尖者见其中的中国军人，兴奋大叫。中国军人年轻帅气，佩“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臂章。他乡遇同胞也很开心，团友纷纷扯着他合影，让别国军人羡慕嫉妒恨否不知，我们也与别国军人合影。最开心乃中国军人一句话，你们这时来以色列够有勇气的！令全团人心花怒放。

### 2012年年度新浪十大好书揭晓

由新浪读书编辑部、新浪大众书评团、专家评委与广大网友共同参与的“2012年度新浪中国好书榜·年度十大好书”日前在京揭晓，金雁的《倒转红轮》（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居榜首，其他人选作品分别是《江城》、《乡关何处》、《可操作的民主》、《万物静默如谜》、《温故一九四二》、《论中国》、《货币的教训》、《梁启超传》、《摄手记》。入选图书从不同角度审视了过去的中国，反思了当下的社会、文化及自我。颁奖典礼上还举办了“专家对谈：2012年传统文学，是热闹还是复兴？”李敬泽等专家认为，2012年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长篇小说《白鹿原》、《温故一九四二》等借力于影视热销，文学被重新发现。当代文学成就需要重新评价、认识。在这个娱乐化的时代，文学面临严峻的挑战。作品要流传开来，不仅取决于作家写出来，还要取决于热情的读者持续地满怀热情地阅读它。

### 李天岑“人”字系列小说描摹世俗人情

河南作家李天岑“人”字系列长篇小说《人精》、《人道》、《人伦》作品研讨会日前在京举办。在这三部曲中，李天岑力图以中华民族传统的人本思想赋予纷繁生活和人性以爱与善的文化内涵，提倡真善美，鞭挞假丑恶。作者擅长人物形象塑造与性格挖掘，使人物和故事既符合生活逻辑，又富于生活质感，无论写闯世创业、情爱纠葛，或者叙述家族纷争，利益争夺，或是写官场人性，都内容丰富，色彩斑斓，折射出广阔的社会生活画卷。与会者认为，他的小说是当下的新世情小说，以世情描摹世俗人情，以人性引领世道人心。

### 两部论文集探讨长篇小说和诗歌艺术

由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主编的《长篇小说艺术论——长篇小说艺术暨文学发展趋势研讨会论文集》和《诗歌艺术论——全国诗歌理论研讨会论文集》两书，日前由作家出版社出版。《长篇小说艺术论》从长篇小说的创作流变与审美经验、问题与思考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诗歌艺术论》总结研讨了我国诗歌创作艺术方面的成就与不足、经验与教训。



梅雪争俏 盛利者摄

## 水仙，你好

朵拉（马来西亚）

初春季节，气候薄寒，阳光微暖。刚抵温哥华市区，就在路边，寒风吹拂中，早春的水仙以淡淡的黄、深深的橙、浅浅的白迎接我们。清新素净的是花，也是城里的空气。灿灿盛放的水仙仿佛在高声欢呼春天的来临，那份喜悦感染了旅人，不停地按相机，企图把镜头下的水仙收藏起来带回家。放下相机时自己诧异，从来没有见过水仙的人，怎么就知道这是水仙？

原来人之间、人和花之间，都可以产生一种气场。若非相互排斥，而感应到互相吸引的时候，见面马上了解，无需介绍，不用握手，亦不必多言。

加拿大的水仙花洋文是“纳西萨斯”。温哥华的朋友告诉我，水仙花是俊美少男变的。俊美少男是希腊神话里的英雄，每个少女看见他的外貌，惊艳之余，都想成为他的永恒伴侣。这是从前人的想法吧？今天的少女们已了解，越是英俊的男子，越难独自拥有，他永远不可能仅仅属于一个人的。那些傻女孩费尽心机，渴望少男的青睐，可少男不为所动，对她们不屑一顾，倾慕他的女孩们心碎了。有一个被他伤害的少女作了祷告，祈求“让不爱别人的他爱上他自己吧！”正义女神妮蜜西斯负责进行这项工作。某日，俊美少男在水边饮水，弯身时忽然看见自己的倒影，不由自主即刻爱上水中的人。而且他马上明白，原来他太爱自己，以致无法爱上别人。

这简直不是神话了！现实生活中，到处都是爱自己多过爱别的人呀！可是少男不知道，他非常痛苦地斜倚在水边，时刻看着自己俊秀的影子。顾影自怜的自恋狂，拥有一份绝望的爱情。孤独的灵魂躺在地上，躺着躺着，最后开出美丽的花，名字叫纳西萨斯。

纳西萨斯是少男的名字，他，变成水边的水仙花。真正的爱是付出，可是多少人愿意付出？自私的人最爱的永远是自己。不能爱别人，只看见自己，心里唯有自己的存在，容不下其他人，这也是生命中的一种悲伤和凄怆吧？

温哥华的路边，三月末梢的寒冷风中，到处可见绽放盛开的早春水仙。粉白

的花瓣中喷洒一点清淡的黄，越近花瓣中心越显浓郁的橙，甜蜜的香味在蓝天白云的阳光下也隐隐浮游着，令人神驰，忍不住惊艳：“多美丽的水仙花！”

蓦然忆起，之前从来不曾见过真正的水仙。在中国南方，水仙花的故乡是福建漳州。有一年秋季旅行到厦门，南安女子带我到漳州百花村，家家户植种水仙，在清香四溢的花丛中，问起著名的水仙，当地朋友惋惜，春日才是水仙花季节，约我隔年春季来看水仙。晴空万里的秋日，凉风徐徐，阳光下的我点头，好好呀呀。岁月匆匆，不知多少个春天已过去，我维持着和水仙在图画里相遇的缘分。水墨画家和诗人把水仙描述成“凌波仙子”，“空谷佳人”。高雅素洁的水仙，暗喻着画家和诗人对人生境界的偏爱和追求。

每天画画，每天看画册，画里的水仙，多来自册里。册里的水仙亦见绰约风姿，时时吟咏明朝诗人陈淳题《水仙》：“玉面娟娟小，檀心瘦郁多。盈盈仙骨在，端欲去凌波。低回玉脸侧，小褶翠裙长。不用薰兰麝，天生一段香。”还有杨万里咏《水仙》“天仙不行动，且借水为名”。苏轼则爱水仙的素妆之美，“不妆艳已绝，无风香自远”。黄庭坚突出了水仙的幽香和柔美：“借水开花自一奇，水沉为骨玉为肌。暗香已压酴醾倒，只比寒梅无好枝。”不同时期的诗人把水仙的神韵和香气描绘得历历在目。这对后来不懂作诗的绘画者帮助很大。画好水仙，顺手把诗人对水仙的赞赏拈过来题句。画水仙色素清淡，诗句一题，浓郁的水仙香味仿佛在宣纸外。

与水仙仅相见于纸上，日子一长，感觉熟络无间。冬末初春的温哥华街头，绽放的水仙就在面前，兴奋得宛如无意中重逢多年老友，情不自禁上前招呼：“嗨！水仙！你好。”



风景如画的北京郊区，常年流动着一个庞大的喜爱红歌的市民群体。他们背负行囊，清晨从京城各个社区出发，兴致勃勃地奔向广袤的原野，集结在高高的山岗，运足力气，敞开门儿，高唱一曲。

“红军不怕远征难”；“唱支山歌给党听”。这是从香山、从蟒山、从银山、从百花山、从居庸关长城上……传来的众多调门的男女多声部的红歌声。

当今中国，和谐盛世，国泰民安，他们知足，他们幸福，他们开心地过好日子。于是，他们充满了感恩。一首红歌，一段感人的故事。依他们看来，唱红歌是无比幸福和惬意的事情。

北京辖区60%是山区。经改革开放后30多年大规模的持续绿化美化，广袤的京郊大地到处绿树成荫，野花摇曳，天蓝水清，空气香甜，林木覆盖率逐年提高，很多地方变成了天然氧吧。于是，更多的市民，涌向郊区，登高远望，也就出现了“唱着红歌爬大山”的这个群体。

他们劳碌了大半生已从工作岗位上退了下来，有的是刚刚步入爬山队伍，有的已坚持了若干年。他们有的是工人，有的是老师；有蓝领，有白领，有男有女，还有一对一对的夫妻，年龄约在五六十岁的样子，也不乏长者。这群人在红歌的相伴下常年依附在京郊的大山上，爬山唱歌似乎成了他们全部的精神寄托。

这些唱着红歌爬大山的人，大部分来自北京市区。他们头天晚上就已设定好了所要攀登的路线和山峰，第二天清早乘坐最早一班发往郊区各区县的公交车。他们一身时髦的休闲装束，自备饮水和干粮，中午根据攀爬计划与进程随时找块平地，进行简单的补给，而后继续上路。每次出来都是足一天的时间，等到下午或稍晚一些再乘车返城。他们每周爬山的安排依天气和个人身体状况而定，有的一周爬三次，身体强壮的至少要爬五次，目的就是锻炼身体。唱着红歌爬大山，比不声不响地爬山，显得更加活泼生动，更加轻松愉快，身心都处于最佳状态。

这群痴迷的歌者，他们的年龄段应该都是从小听着红歌长大的那些人。他们对红歌有着深厚的情感，每一首红歌都记录和珍藏着他们早年的美好回忆与幸福往事。他们爱听也爱唱，听了几十年，唱了几十年，却仍听不够、唱不够。

不管是春夏秋冬，还是风霜雨雪；不管是太阳高照，还是雾霭蒙蒙，在诗情画意的京郊山野，每天都可以看到“唱着红歌爬大山”的人。他们满脸洋溢着喜悦，表情轻松，步伐豪迈，意志坚定，慷慨激昂地向着大山的最高处攀爬。在他们的内心世界，“唱红歌”与“爬大山”已成为了他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他们为此而陶醉。

这些人根据攀登的路线和坡度，调整与红歌的对应。上山的时候，特别是攀爬陡坡的时候，他们主要是以低声吟唱为主。坡度趋缓的时候，他们立马歌声高昂起来。当爬上山梁步入较平的山路时，他们就会全部放开。他们唱起红歌来一点也不羞怯，不管身边有多少人擦肩而过，也都是扯着嗓门大声高唱，可以说张扬到了极致。

每年的春秋两季，北京的香山、银山、蟒山、居庸关……在通往这些巅峰的崎岖山路上挤满了高唱红歌的爬山者。更为壮观的是，山路间较大的平台上，时常聚集三五百人，最多有八十几人的“红歌合唱队”。他们围拢在一起，有组织，有纪律，有领唱，有指挥，在伴奏带的伴奏下，一唱就是十来首红歌，那洪亮的歌声天籁般的旋律，回荡在风景无限的大山深处，感染着成千上万的爬山者。

“唱着红歌爬大山，那叫一个开心、敞亮、畅快、带劲，一切烦恼全无。我跟您说，我爬了五年山过来，再加上唱红歌，我身上很多毛病都没了，脂肪肝没了，血压、血糖都控制得挺好，医药费省了不说，儿女们看我也不揪心了。唱着红歌爬大山真是感觉太好了！”这是我在山路上采访的一位看上去有60来岁的大姐给我的回答。

这些歌者普遍认为爬山能使人变得开朗，能使人变得豁达，能使人身心得到健康。“红歌加爬山”等于“健康加幸福”，这就是他们得出的结论。

我1995年开始爬山，一直坚持到现在，每周最少要爬一次。蟒山、银山、居庸关长城等我都爬过，于是我经常碰到这些唱着红歌爬山的人，我愿意和这些唱红歌的人聊天，因为他们说的话，像山一样实在、真切，他们的内心世界明亮、光鲜。

我发现，这支唱着红歌爬山的队伍还在增加。

## 迎春即兴（外一首）

高昌

万里东风扫大河，冰苏雪醒起洪波。  
喜听云外春雷动，高唱人间正气歌。

### 高昌城

苍凉归落日，天地举如杯。  
谁卷群阴去？我擎孤月来。  
流沙追梦远，断壁入诗哀。  
瀚海春风渡，心花次第开。



起飞

苗青摄